

歌声飘四海 桃李满天下

——记著名歌唱家、声乐教育家郭淑珍

景作人

郭淑珍是我国老一辈著名女高音歌唱家和声乐教育家,她的艺术造诣和教学成果早已被国内外音乐界所公认。几十年来,郭淑珍身体力行,用自己优美的歌声带给了人们无比的欢乐,以海人不倦的精神为祖国声乐艺术的百花园培育了无数美丽的花朵。在中国音协设立的金钟奖中,郭淑珍获得了第六届“终身成就奖”。

投身歌唱艺术

郭淑珍于1927年生于天津的一个小商人家庭,儿时她开朗活泼,喜爱跑跳、打球等体育运动。她从小就喜爱歌唱,由于嗓门几大,声音好,人们便送给她一个“大喇叭”的绰号。郭淑珍在上小学时唱歌总在班里名列前茅,当时她遇到了一个非常好的音乐老师,这位老师在音乐课上教学生识五线谱和练二部重唱,郭淑珍对这些非常感兴趣,她总是既敢唱又唱得好,常常受到老师的表扬。郭淑珍说,她的音乐才能的发展得益于小时家庭、周围环境以及学校老师的教育等多方面的影响。当年天津流传的戏曲、曲艺等,都在她的记忆中留下过深深的印象,由于母亲喜爱这类民间艺术,她便在母亲的影响下接触了许多戏曲名家的表演,而这些具有丰富养分的中国传统艺术,对于郭淑珍早年的学习乃至一生的歌唱追求,起到了极好的积淀与熏陶作用。上中学后,郭淑珍参加了当时的青年会合唱团,在那里,她开始真正接触到歌唱艺术的训练,并参加了亨德尔《弥赛亚》、张肖虎《圣诞曲》等作品的演唱。

郭淑珍真正学习声乐是从上北平艺专开始的。1946年,19岁的郭淑珍在天津考取了北平艺专,但在入学问题上却遭到了父亲的反对,父亲认为学音乐是“下九流”、当“戏子”,说什么也不让她去。第二年,郭淑珍到北平报考助产士学校,正赶上艺专也在北平招生,她便随别的同学一起去报考。来到考场上,主考老师赵梅伯一眼便发现了她,他对郭淑珍说:“你不是去年考上了吗,怎么没来上学?”郭淑珍说:“我今年又来了。”赵老师说:“那你就不用唱了,就算录取了。”考试通过得倒是顺利,但父亲死活不让她去,最后还是郭淑珍的表哥帮了忙,他对郭淑珍的父亲说:“这孩子是个唱歌的天才,她学的是艺术,不是戏子。”经过一番苦劝,父亲终于松口说不管了,不管就是同意,就这样,郭淑珍走进了艺专的大门。

进入艺专后,郭淑珍遇到了一个非常好的启蒙老师,这位老师是一个德国学派的美国女中音歌唱家,名叫珍妮·汉基,她有着很好的教学方法,精通歌剧和室内乐,郭淑珍随她学习,在声乐上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后来汉基夫人离开了学校,赵梅伯又成为了她的主科老师,如今郭淑珍每当提起这两位老师时,总觉得在他们的身上受益匪浅。

1949年秋,北平艺专并入中央音乐学院,郭淑珍就此成为其中的一员,她开始在沈湘的门下学习声乐。经过不懈努力,郭淑珍在声乐演唱和表演方面都取得了很大进步,逐渐从一个单纯的声乐爱好者发展成为一个富有全面修养和演唱技能的专业歌唱家。



1952年,郭淑珍以优异成绩从中央音乐学院毕业并留校任教,第二年,她被选派为国家第一批赴苏留学的调干学生,就此进入莫斯科音乐学院深造。留学期间,郭淑珍投身在当时苏联最好的教师之一——苏联人民演员、莫斯科大剧院声乐指导叶·克·卡杜尔斯卡娅门下学习声乐,同时跟随著名表演艺术家格·克里斯奇和穆·梅里特采尔学习歌剧表演。郭淑珍在苏联留学时受到了高水平的专业教育和严格、正规的训练,对于当时还很年轻的她来说,这无疑是一个打开视野、接触广阔艺术天地的大好机会,为了抓紧一切时间多学东西,郭淑珍近乎苛刻地要求自己,她对每门功课、每种声乐技巧训练及每次艺术实践都毫不怠慢,常常进行几十次甚至上百次的练习。

活跃于音乐舞台上

郭淑珍的勤奋与刻苦没有白费,当她还在莫斯科音乐学院读二、三年级时,先后参加了第五、六届世界青年联欢节国际音乐比赛,分别获得了三等奖和一等奖。当时国际上最大的音乐比赛就是世界青年联欢节国际音乐比赛,因为只有这样的比赛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的选手才都来参加,郭淑珍在第六届比赛上技压群芳赢得桂冠。当时,意大利著名歌唱家迪托·斯蒂帕代表评委会向郭淑珍授予一等奖奖状和金质奖章,并预言这位中国年轻歌唱家会有远大前程。

1958年,郭淑珍迎来了一个好消息,当时,苏联著名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剧院和乌克兰里沃夫市立大剧院要先后上演柴科夫斯基的歌剧《叶甫根尼·奥涅金》和普契尼的歌剧《艺术家生涯》。此时的郭淑珍还是莫斯科音乐学院五年级学生,为了学习歌剧艺术和增强艺术实践,郭淑珍毅然报名参加了主要角色的选拔,最后,她竟战胜了众多竞争者,成为了这两部歌剧主要角色的首选演员。之后,她又依靠自己出色的演唱技巧、独特的声音魅力和扎实的表演功底,成功地塑造了这两部歌剧的女主角

塔姬雅娜和咪咪,她的精彩演唱和表演受到了苏联各界人士的高度赞扬。从莫斯科音乐学院毕业后,郭淑珍又受苏联文化部的邀请,到苏联其他城市的歌剧院演出这两部歌剧,所到之处均取得了同样的成功。

1959年,郭淑珍学成回国,被分配到中央歌剧院当演员,同时也成为中央音乐学院的声乐教师。几十年来,她一直坚持在国内外的音乐舞台上频繁露面,在无数次重要的音乐会上用中、俄、德、意、英等多种语言演唱世界著名歌剧选曲、艺术歌曲和中国民歌。1962年,在中央歌剧院上演的歌剧《叶甫根尼·奥涅金》中,她再次饰演了该剧的女主角塔姬雅娜,受到了中国观众的肯定与欢迎。她曾多次在全国各大城市举行独唱音乐会,其成绩受到过周恩来总理等国家领导人的高度赞扬。此外,她还随中国艺术团、中国青年音乐家代表团等单位,先后出访过苏联、德国、奥地利等国家和地区。

郭淑珍是一位在艺术上认真而执着的人,在苏联留学期间,她向世界一流声乐专家学到了作为优秀歌唱家所应具备的知识与技巧,同时通过多方面修养的不断积淀,养成了纵深审视、整体把握的审美习惯。对待作品,她选择的是忠实于原作的态度,主张在充分、准确表达作曲家原意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发挥演唱者本人的艺术想象力和创造力。为此,她在演唱作品时,常常为弄懂作曲家的原意而不厌其烦地钻研和考证。当年饰演塔姬雅娜时,为了准确塑造角色形象,她花费大量时间阅读中、俄文版的普希金原著,同时借助同时代其他文学家、评论家和画家的作品,努力在原作、史料及自己的想象中寻找契合点。通过反复比较和揣摩,终于找到了既与原作吻合又符合自己想象的塔姬雅娜形象,从而在演出中取得了成功。

作为一位真诚而严谨的音乐家,郭淑珍在自己的演唱生涯中表现出了高度的事业心和责任感。她不仅在演唱西洋传统作品上具有权威性,且在演唱中国声乐作品上也同样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在演唱时,她将西洋发声方法与中国语言的声韵特点结合起来,同时融合中国诗词歌赋的吟诵韵味,总结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办法,从而真正达到了字正腔圆的效果。郭淑珍演唱的《黄河怨》,音乐的表达与处理感人至深,她的演唱不仅表达出了一个在日寇铁蹄下惨遭蹂躏的中国妇女的痛苦心声,更从另一个侧面体现出当时整个中华民族的苦难命运,继而唤起了人们内心强烈的悲愤之情。为了表现出那种催人泪下的音乐效果,郭淑珍在演唱这首歌曲时借鉴了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中李勇奇母亲哭儿媳时惨烈情感的表达方法。

作为一代最有影响的中国女高音歌唱家,郭淑珍走过的是一条虽有曲折却辉煌的路。她除在“文革”期间被迫停止演唱7年之久外,一直是

中国音乐舞台上最活跃的歌歌唱家之一。在她自己漫长的歌唱生涯中,积累了大量中外优秀歌剧选段、艺术歌曲及民族创作歌曲等作品,还曾为电台、唱片社录制了很多音乐节目及唱片。

从事声乐教学,让她桃李满天下

郭淑珍不仅是一位技艺高超的歌唱家,还是一位卓越的声乐教育家。在几十年的教学生涯中,她先后教过数百位中外学生,其中包括邓韵、郭燕愉、温燕青、孟玲、方善初、王秀芬、周亨芳、韩芝萍、杨瑞琦、么红、黄静、郑莉、潘淑珍、张立萍、刘小莉、孙东方、张国敏等在国内外乐坛大放异彩的新一代歌唱家。

在多年的教学实践中,郭淑珍总结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办法,她在教学中狠抓基础训练,帮助学生建立正确的歌唱方法,提高心理及精神素质,同时因材施教,提高学生全面修养并发挥学生的内在潜力。郭淑珍在教学中有着丰富的经验和分析判断力,能够敏锐地发现学生演唱中的各种问题并以针对性很强的方法予以解决。当时的邓韵唱了多年的花腔女高音,然而正当她最走红时却发现自己的声带出了问题,每唱完一次后总要休息两天才能再唱。邓韵很着急,就找人找郭淑珍,希望成为她的学生。郭淑珍起先不答应,而邓韵却软磨硬泡了很久时间,终于入到了郭淑珍门下。郭淑珍经过重新判断和施教,竟然发现邓韵是一个很有特色的女中音,由于以前声部上判断的错误,才导致了她的演唱上出现一系列问题。为此,郭淑珍对邓韵进行了技术上的重新改造,使邓韵很快成为了一名优秀的女中音歌唱家。后来邓韵成为美国大都会歌剧院的签约演员,每当提起郭淑珍对她的帮助,她总是怀着一种感激不尽的特殊心情。

郭淑珍非常注重对学生思想品德、事业心和坚忍不拔的精神的培养。她主张要做一名好的歌唱家,首先要做一个好人,要真诚、朴实、与人为善、不哗众取宠,要对自己所从事的事业无限热爱,继而认真严肃地对待它,再有就是要从平时的一点一滴开始培养自己的毅力,以坚持不懈的精神对待自己的学业,她认为这些都是成为一名优秀歌唱家所必备的素质。

郭淑珍多年来在声乐教学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为此她曾获得过全国优秀教师特等奖、国家高等学校教学成果一等奖、全国文化系统先进工作者、北京市先进工作者等多种奖项和称号。近年来,她多次担任国内、国外重大声乐比赛的评委,同时在中央音乐学院和中国音乐学院任研究生导师。

如今,年过八旬的郭淑珍仍然活跃在声乐教学领域中,她要在自己的有生之年,以平生所学及多年积累的宝贵经验,再为自己所珍爱的声乐艺术添一块砖、加一片瓦、尽一份力。



歌剧《江姐》剧照

青春版《江姐》全国巡演

本报讯 (记者李璋)近日,由空政文工团带来的歌剧《江姐》在北京中央党校演出,拉开了第二届优秀保留剧目全国巡演的序幕。

从4月起,歌剧《江姐》深入基层、农村、学校、厂矿,从改革开放的前沿城市深圳,到江姐的故乡自贡,再到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上海,为社会各界和部队官兵演出。

可爱的娃娃脸、甜美的笑容、爽朗的性格,第五代“江姐”的扮演者、空政文工团青年歌唱家王莉,给人的印象是个邻家女孩,很难与革命英雄江姐联系在一起。然而王莉凭着努力、拼搏,拿到了中国众多权威声乐比赛中美声唱法的第一名。在第五次复排的歌剧《江姐》中,王莉凭借独特的嗓音、丰富的舞台经验和过硬的政治觉悟,从百余位“江姐”候选人中脱颖而出,接棒演绎第五代“江姐”。

自2007年起至今,王莉已在全国演出《江姐》近百场。对于“江姐”形象的演绎,王莉首次采用美声、民族、通俗3种唱法来表现,同时服装造型更趋年轻化、时尚化,再配以多媒体的舞美灯光,

目前的这个版本又被称为青春版《江姐》。

为了让新版《江姐》更接近年轻观众,剧中的演员除了甫志高的扮演者外,其余的演员甚至包括群众演员都是清一色的“80后”。

在歌剧表演方面,王莉的演绎充分表现出江姐坚定的革命意志和母亲温婉柔美的舞台形象,使得江姐形象更加丰富立体,富有感染力,保持并发扬了这部经典歌剧在当代时代的艺术魅力。在配器上,青春版《江姐》不像以前那样“要不就是纯管弦乐,要不就是民乐”,而是摸索中西结合的最和谐效果。服饰也重新设计,服装的样式变得更有女人味,江姐的围巾也由布的换成了纱的,可以表现出人物轻盈的美感。

王莉透露:“不久的将来,歌剧《江姐》将要被拍成歌剧电影。虽然《江姐》在35年前已被拍成电影,但局限于当时的条件,很多内容无法表现出来。随着现在的电影技术手段的发展,实景加棚内搭景能够更加逼真地还原当时的情境,让歌剧电影《江姐》还原一个更真实的江姐。”

艺术·资讯

国家京剧院优秀青年演员展演落幕

本报讯 (记者刘森)4月7日,历时25天的“年轻的朋友来相会”国家京剧院优秀青年演员展演在北京梅兰芳大剧院落幕。

展演期间,60余名青年演员演出了《杨门女将》、《红娘》等17台大戏,13出折子戏和一场京剧演唱会,张春华、刘长瑜、李维康等京剧表演艺术家为青年演员们指导、把关。

闭幕式上,李博、张浩洋、张兰等参与展演的40余名青年演员依次登台表演,以“青春之声”“红色之声”“武戏集锦”“经典之声”4个篇章进行了展示。每人短短几分钟的亮相,凝聚了青年演员们20多天甚至一年来的努力。最后,全体演员共同唱响《红色娘子军》中的经典唱段“接过红旗前上扛”。

在此次展演中,国家京剧院还组织了3次专家问诊把脉会,邀请张春华、刘长瑜、赵葆秀等老艺术家为演员们的表演进行点评。

新媒体情景诗《追梦·中国》将公演

本报讯 由京沪等地语言艺术家联袂打造的新媒体情景诗《追梦·中国》,目前正在紧锣密鼓地赶排。

《追梦·中国》主创班底成员大部分曾在前几年参与过轰动全国的大型诗剧《红色箴言》的创作、演出。领衔主演、朗诵家丁建华表示,她通过电话、面谈,邀集昔日一起创作、演出《红色箴言》的伙伴们,表达了再创作、演出一部大型诗剧的强烈意愿。闻讯,无论是在北京的翟弦和、凯丽、吴京安、康庄等,还是在上海和杭州的严晓频、赵静、王建新、刘家桢、刘忠武等,都纷纷表示愿意参与这项富有意义的创作、演出。连正在养病的老搭档、语言艺术家乔榛也打来电话,要求为这台诗坛盛会尽心出力。艺术家们的赤诚心愿,很快就得到上海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上海市文联和上海戏剧学院主要领导专门抽出时间,分别与主创人员深入讨论剧本,精心策划演出,并嘱咐承办单位认真组织、协调,尽力支持此剧的创作演出,保证各项工作落到实处。上海市戏剧家协会、上海戏剧学院演艺中心和上海壹心文化传媒等单位联合承办该项目。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也已及时划拨部分资金,资助该剧创作。

目前,该剧导演刘志新、编剧王哲东正与丁建华等主演一起推敲、修改诗稿;音乐、舞美、灯光、音响、服装等主创团队也已启动各自工作,力保该剧在内容上更具有历史纵深与现实愿景,在结构上更兼有磅礴大气与入微细腻,在表达上要做到严谨标准与亲和沁人。(黑妹)

《音舞集》展现两学院办学成果

本报讯 (记者张峰)中央音乐学院与北京舞蹈学院协同创新培养高端舞蹈编创人才计划成果汇报音乐舞蹈晚会——《音舞集》,于4月7日、8日,分别在中央音乐学院、北京舞蹈学院各演一场。

晚会上,《光明的故事》、《母亲》、《梅·枝》等共11个节目以自身的音乐特点和舞蹈语言,给现场观众留下了美好的印象。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晚会所有的演出节目均为两院学生共同完成,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的学生负责编曲,北京舞蹈学院舞蹈编导系的学生负责舞蹈的排演。

采恩首次执棒国交合唱团

本报讯 (记者张峰)享誉世界的奥地利合唱大师采恩应中国国家交响乐团合唱团的邀请,于4月5日至14日来华对其进行为期10天的艺术指导。这也是采恩首次与亚洲国家级合唱团合作并设大师班。

采恩是奥地利合唱界元老级人物,在“世界歌剧中心”、世界三大最著名歌剧院之首的维也纳国家歌剧院工作30多年,其中担任合唱团团长12年之久,与卡拉扬、祖宾·梅塔、帕瓦罗蒂、多明戈等世界知名音乐家及乐团有过默契合作,并在慕尼黑国家歌剧院、巴黎歌剧院、萨尔茨堡艺术节等世界各地的重大演出中作为独唱音乐家呈现非凡的艺术魅力。

据悉,此次大师班将于4月14日在北京音乐厅上演一场音乐会。采恩将亲自执棒,为中国观众奉上一场合唱盛宴。

俄国家芭蕾舞团将来华演《天鹅湖》

本报讯 5月4日、5日,来自俄罗斯国家芭蕾舞团的“天鹅”,将分别在北京梅兰芳大剧院和北京保利剧院翩翩起舞,献上芭蕾经典《天鹅湖》。此次也是俄罗斯国家芭蕾舞团首次在中国进行同城双馆演出。

自《天鹅湖》1877年2月于莫斯科皇家剧院首演之后,经过不断地重新编排,成为了世界上最出名的芭蕾舞剧,也是所有古典芭蕾舞团的保留剧目。据载,近年来携舞剧《天鹅湖》访华演出的国际芭蕾舞团不少于40个,芭蕾舞《天鹅湖》每年进行访华演出不低于50场次,都用不同的文化和角度来诠释这部经典名作。

去年,俄罗斯国家芭蕾舞团来华演出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演员身材匀称、舞蹈整齐、幕景古典等都让观众给出了很高的评价。据悉,相较去年的巡演,今年俄罗斯国家芭蕾舞团将携超豪华班底访华。(嘉纳)

艺术·言论

星二代的星光大道

忽 忽

在这个流行“拼爹”的年代,与某些被聚焦的官员们刻意渲染自己并无父辈的从政背景相比,最忌讳“上阵父子兵”的恐怕就是文艺圈了。

古往今来,人们对书香门第、艺术世家一直倍加推崇,晋有王羲之、王献之父子争艳的“二王”笔法,宋有苏洵、苏轼、苏辙“一门三父子,都是大文豪”的传世佳话。文艺领域子承父业、一门英豪的故事,一直被津津乐道。到了现代也如是,与官二代、富二代同样引人关注的,还有星二代。

星二代也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一族。由于父辈的被聚焦,星二代往往从小就光环缠身,成为各种八卦新闻和小道消息的主角。面对常人梦寐以求的被关注、被聚焦,他们总是显得那么被动和不愿意。顺风顺水的星二代,从小到大,即便是像其他孩子一样不以任何表演天赋见长地成长,他们的职业生涯却也总被公众舆论期待和规划,盖上了“未来之星”的印戳,仿佛作为星二代,面对父辈铺垫好的机会和平台,不顺着台阶爬上去都不够顺理成章。

星二代导演、演员们,从小就有各种机会近水楼台地登台或在影视剧中客串角色,到了职业选择的当口,星二代们从不用在人潮汹涌的人才市场散传单一样派发简历,甚至不用接受笔试、面试等层层筛选。戏商界和声乐、器乐领域还好,没点真枪实弹,都不好意思登台,而门槛不高、导演说了算的影视圈,境况就完全不同了,家里的一声招呼,就胜过同龄人四

处碰壁的东奔西走,星二代不是赢在了起跑线上,而是他们的起跑线与普通人根本不在一个场地内。

按说,站在父辈肩膀上往前走的星二代,有足够充分的理由比父辈做得更出色,可是,放眼现在的星二代,不是打人丑闻就是夜店丑闻,罢戏、罢演,总与颐指气使、骄横跋扈、目中无人等字眼联系在一起,令人谈二代则色变,还真应了那句老话——自古雄才多磨难,向来纨绔少伟男。

星二代现象,归根结底还是阶层固化的一种体现,影视圈诚然门槛不高,但每年都被媒体聚焦的艺考生们,在千军万马挤过一线天后,苦读四年,毕业后为谋生四处走穴,终年壮志未酬的大有人在,他们参加各类选秀节目,心酸流泪多场,折戟沉沙几番,最后只有极少数人能够脱颖而出,这走到镁光灯下的一小撮,星途还远远谈不上苦尽甘来,单枪匹马能走多远始终是个未知数。相比之下,星二代就没有这些后顾之忧,通往成功的康庄大道已经铺好,任你选择哪条,若从商可从父辈那里得到经济和人脉支持,若从艺更好,父辈的荫庇保你衣食无忧,免你辛苦操劳。

星二代的人生轨迹,在《穷爸爸,富爸爸》、《阶层是会遗传的》这些书里都可窥到端倪,普通人看星二代,感慨的不是他们的一帆风顺、纸醉金迷,而是唏嘘:为什么我们为柴米油盐奔走折腰之时,他们却可以漫步在璀璨的星光大道上。